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76-1999

人道与天道



第四辑

问题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桂国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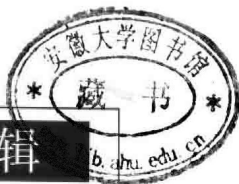
文 匯 出 版 社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76-1999

人道与天道



第四辑

问题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桂国强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戎思平 黄健同
封面装帧：陶雪华

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第四辑(1976—1999)
人道与天道
问题卷

主编 柯 灵

执行主编 肖关鸿 本辑主编 桂国强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竞成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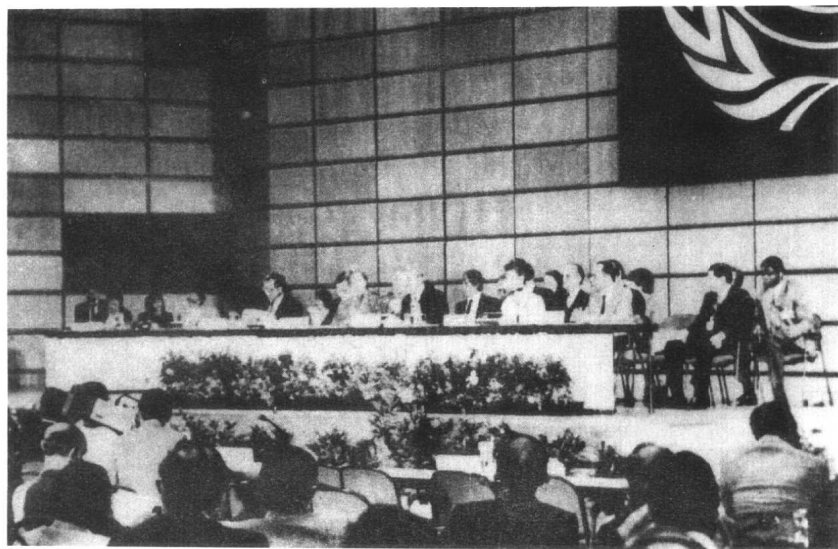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80000

印数:1—10000 印张:15.25

ISBN7-80531-582-5/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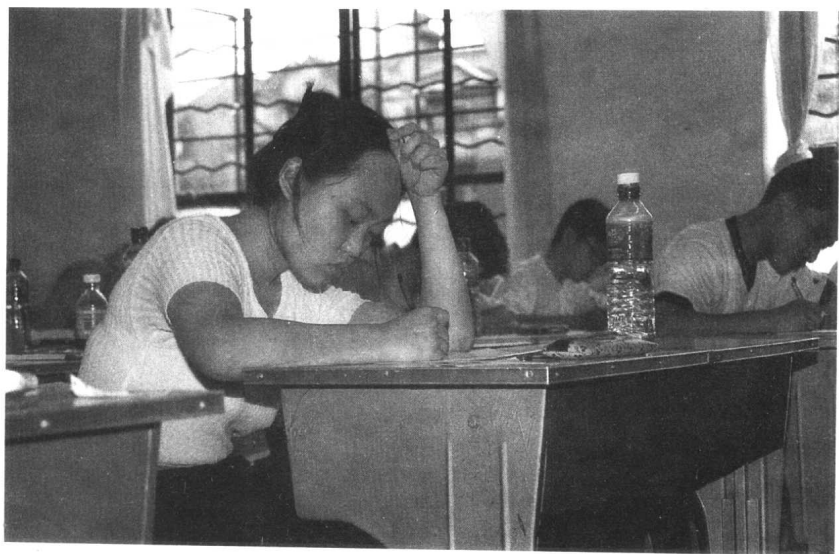
定价:26.00 元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有关世界性禁毒的会议,并参加各国联合禁毒的活动。



在云南省一些交通要道,警方设置哨卡,对过往车辆进行毒品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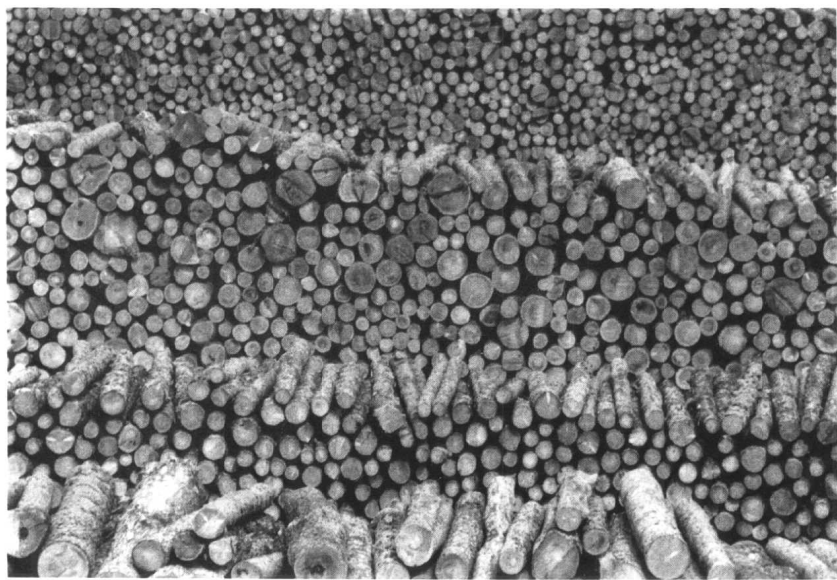
尽管是酷暑难当的高温天气，但参加高考的学生们仍然带上茶水，紧张地投入“战斗”。



消费者的每一次购物过程，都是学会保护自身权益的过程。



我国沿海城镇和企业的污染物排海，经过控制和治理，虽有改观，但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图为从空中看到某城市污染水流入大海的情景。



成熟林采光后，连幼树也没能逃过板斧、油锯的砍伐。



中国的“小皇帝”，一切都被照顾得那么好。



轿车的成批生产，除了给人类带来了现代文明，还给人类带来什么呢？

前 言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皇皇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已

经开始了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为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一种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整个20世纪纪实文学拟选编为五辑二十卷,从1996年起逐年推出,到1999年完成。这是一个颇为浩大的工程。

今年年初先推出第四辑六卷,年底将推出最后第五辑四卷。

编 者

目 录

前言	(1)
胡杨泪	孟晓云(1)
土地与土皇帝	麦天枢、张 瑜(21)
中国的第一座农民城	陈冠柏(59)
中国的要害	赵 瑜(80)
黑色的七月	陈冠柏(99)
中国的“小皇帝”	涵 逸(126)
“世界第一商品”	理 由(170)
天堂与地狱之间	熊光炯(208)
金融大地震	贾鲁生 鲁 娃(250)
万家忧乐	霍 达(294)
北京失去平衡	沙 青(317)
人道与天道	张开理(357)
伐木者,醒来!	徐 刚(374)
文明工程启示录	赵大年(394)
轿车文明批判	郑也夫(403)
性问题采访手记(节选)	麦天枢(415)
世纪之泣	杜卫东(427)
编后	(479)

孟晓云

胡 杨 泪

在世界上，胡杨——最古老的杨树品种已罕见。

我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见到了这珍奇的树。只有一棵，孤零零地立在塔里木河滩上。它高大，树干弯曲，像一个弓着背的老人。其貌不扬，却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能在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年降水量只有十几毫米的恶劣自然条件下生长。维吾尔族农民说，胡杨 3000 年，长着不死 1000 年，死后不倒 1000 年，倒地不烂 1000 年。

当地人称胡杨是“会流泪的树”。这是因为，生活的环境越干旱，它体内贮存的水分也越多。如果用锯子将树干锯断，就会从伐根处喷射出一米多高的黄水。如果有什么东西划破了树皮，体内的水分会从“伤口”渗出，看上去就像伤心地流泪一样。千百年来，这自生自灭的天然胡杨，总是默默地为人们提供各种财富。它的木质，质地坚硬，是优良的建筑材料；它的嫩枝、树叶，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钙和钠盐，是牛羊爱食的饲料；就是它流出的“泪”，很快变成一种结晶体，叫胡杨碱，也可以食用、洗衣、制肥皂……哦，这会流泪的树！我抚摸着胡杨粗糙的树干，被它可贵的品格深深感动了。

蓦地，我想到了一位在塔里木结识的农垦大学教师钱宗仁。任

何一个陌生人，握住他那粗糙的手，看到他黝黑多皱的脸，绝不会认为他只有三十九岁，也绝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整整四个下午、四个夜晚，钱宗仁向我讲述了20年自学的坎坷经历。他并非一个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我不停歇地记啊，记啊，他的一句句话，仿佛是胡杨树上流出的一滴滴泪珠。

离乡歌

1964年8月，从兰州开往吐鲁番的慢车上，坐着一个约摸二十岁的青年，瘦高个儿，看上去很老实，也很忧郁。他没有行李，没有提包，甚至买了火车票后，已分文全无，既不是走亲戚，也不是做买卖，但他出远门了。

这青年叫钱宗仁，湖南湘乡县浒州大队人。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沉重的车轮从钢轨上辗过去，辗过去，像是辗碎了他童年的梦幻。那窗外一晃而过荒凉的戈壁，像是他流逝的学生时代。也许是命里注定，二十岁就要流落异乡。他是一个本分、勤奋、纯洁的青年，自懂事起，就有一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有一个影子总伴随着他——他是“富农”的儿子。为此，他入不了团，三次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甚至连在家乡都无法生活下去。

公平地说，土改时，钱宗仁家的成份第一次被划为贫农，这在情理之中。可是由于一点家庭纠纷得罪了当时的农会主席，他节外生枝硬把钱家划为“佃富农”。在急风暴雨式的南方土改运动中，某一点点差错并不妨碍这场运动的伟大，然而就是这一点差错过，竟酿成了钱宗仁前半生的悲剧。

一年前，华北遇到洪水，郑州不通车了，一群拿着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只好绕道济南，从济南转烟台，再从烟台买船票到大连。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济南组织了一个返校委员会，一个年轻人跳到广场的台子上，举着大喇叭筒说：“同学们，在这种特

殊困难情况下,大家都不要心急,我们要发扬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精神。有个新同学姓钱,他主动帮助别的同学托运行李,把旅店里的床位让出来,自己去露宿街头,他还打开水,热心为同学们服务,我们应向他学习……”

当时,有谁能理解钱宗仁复杂的心境呢?新生们虽然要延误报到的日期,他们的心情毕竟是快活的——对未来大学的生活充满憧憬。而钱宗仁,手中没有户口迁移手续,他考上了哈工大,但能不能就读,能读多长时间,尚不可知,前途莫测啊!

命运总在捉弄着他。第一年考大学,钱宗仁的成绩优异,进入全湖南省前十名。清华大学招生小组准备录取他。湘乡二中党支部一个副书记,为了发泄对其他教师的私愤,利用一个学生干部的嫉妒之心,盗走钱宗仁的日记本,断章取义,将其政审结论改为“出身不好,思想反动,不宜录取”。就这样,钱宗仁落榜了。但他不甘心,第二年又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录取。他欣喜若狂,一宿没合眼。

那时长丰公社刚开始搞“四清”试点,公社罗书记任汴州大队工作组组长,他们正在摸底组织阶级队伍时,传来钱宗仁被录取上大学的消息。当天晚上,村上召开群众大会,罗书记做报告,有一段话使钱宗仁毛骨悚然:“我们这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动向啊?解放二十多年了,这个大队只有一个师范专科大学生,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富农的儿子钱宗仁考上了大学,还是什么秘密专业(他不懂“精密”二字)。为什么这么多贫下中农子女上不了大学,却叫他去上这么好的大学?还有人批准,你们说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我们能叫他上大学吗?我宣布,他上大学谁批准谁负责,谁给办手续谁负责!”

钱宗仁又气又急,散了会就去找罗书记了。罗打着官腔:“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你不能理解……”难道,年轻人的前途又要被儿戏般地毁掉?钱宗仁痛哭流涕,眼泪是感动不了罗起明这号人

的，他怎么能知道钱宗仁为取得深造机会苦苦奋斗的日日夜夜，怎能理解他朝思暮想进大学门的心情！

十九岁的年纪，无法接受这冷酷的现实，宗仁回到家里，哭啊、哭啊，又是一夜没睡。队干部拒绝给他办理迁移户口的手续，恰好这时，曾是湘乡二中毕业的十几个大学生回乡度假，听到这个消息，气愤地去找公社干部辩论，后来他们联名写信向教育部反映情况。钱宗仁怀着对党的政策的信任，身带一份报告书，空手登上了赴哈尔滨的征程。

如烟的往事，伴随着列车单调的“哐当”、“哐当”的声音，一桩桩闯进钱宗仁的心头。告别、告别，这不是告别同窗三个月的好友。他所在的 6312 班全体同学到哈尔滨车站送行。钱宗仁流泪了，大家都流泪了。“宗仁，我们等着你归来。”“宗仁，如果此行你回不来，可以在家乡从事文学创作，照样有出息。”“怎么会回不来？学校领导亲口说的，我们是希望你上学的，但有些问题需要你回去对证。”天真的宗仁，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些安抚的话语，哪里会想到一去不返，从此不能再登哈工大的门槛了呢。

他的命运操在罗书记等人的手中了。恼羞成怒的罗书记发函给哈工大，要求取消钱宗仁的入学资格。哈工大党委让宗仁跟班上课，又派孙景略同志去湘乡县进行调查协商，到长丰公社宣传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请公社和“四清”工作队允许宗仁上学。那位罗书记立即组织人马，三天写了十几页材料，说明钱宗仁“政治表现不好”。当孙景略了解此材料纯属编造，据理力争时，罗起明在事实面前蛮不讲理，居然说：“要是我们公社一级党领导机关还搞不过一个地富子女，这会产生什么影响？你们哈工大是共产党的学校还是国民党的学校？为什么不支持贫下中农，却支持地主富农？”最后竟耍起无赖：“你们硬要钱宗仁上学，我们立即撤走工作队，这里的‘四清’由你们派人搞就是了。”协

商无效。哈工大无奈，只有劝钱宗仁退学。

告别，又是告别，这回是向考场告别。为了求学，钱宗仁付出了多少代价，可他依然没有绝望。就在头年被劝退学的那次谈话中，他流着泪还在问：“我今年只有不上大学了，以后我要再考大学，还让不让我考呢？”哈工大送他回家乡的同志热诚地说：“希望你明年考大学，继续报哈工大，我们欢迎你。”在场的公社干部也一口应承：“没问题，让你考。”钱宗仁轻信了。第二年，他一切准备就绪，去报名时，“四清”工作队从中作梗，他跑了公社九次，九次被拒之门外。报名工作截止了。钱宗仁茶不思，饭不想，沮丧、绝望和忧愁笼罩在心头，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软弱。

那年的10月15日，学生们纷纷走进考场，魂系考场的宗仁也情不自禁地向那里走去。他进不去，只能远远地望着。年轻人在专注地答题，多么熟悉又多么亲切的考场，永别了！钱宗仁深情地向考场投了最后一瞥，跑到小河边，抱着苦楝树，一个人长久地哭着，然后写下了两句诗：“理想崇高志永恒，常将寸步比长征……”

告别，又是告别。他告别了家乡，谁知道这是不是永别。他要到那最荒凉、最荒凉的戈壁滩去。不能上学，他还有一颗心、一双手，可以参加祖国的建设呢。

不知为什么，钱宗仁对未来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并夹着热烈的向往，又飞笔疾书，在西行的列车上写了一首离乡歌：“凝眸回首意难详，去地归期两渺茫。汽笛声催家恋淡，车轮响报路行长。但须后事争前事，也或他乡胜故乡。寻觅英雄用武地，好花无处不芬芳。”

好花无处不芬芳

新疆阿克苏县图书馆阅览室增添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瘦瘦、高高的个子，皮肤被风沙吹得很粗糙，这青年就是钱宗仁。他在

实验林场当工人，月工资 33 元。没有钱买书，他自有办法：每逢星期日，天蒙蒙亮，他就上路了，从林场到阿克苏县有 30 里呢，他疾走如飞，到了县城是最早一个等阅览室开门的人。女图书管理员都认识这个小伙子了，你看他，中午啃着苞米面饽饽还在看书呢。《百炼成钢》《林海雪原》《子夜》《静静的顿河》《走向新岸》《悲惨世界》……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那时候读完的。

“傻瓜，真是个呆子，星期日也不知喘口气。”同睡在一个土炕上的工人，大多是全国各地来的“盲流”，他们没有文化，当然无法理解宗仁那求知的欲望。他们只知道下工后打牌、睡大觉，哪里会想到书中有无穷的樂趣。

从来林场的那天起，钱宗仁就被人们称为“傻瓜”了。

钱宗仁完全可以找一个更理想的工作岗位。他的一个老乡李金云在阿克苏黑孜尔公社当木匠。此人忠厚老实。当时公社有一个姓常的书记是从阿克苏行署劳动局下放来的，李金云很勤快，给老常扫地、打洗脸水，晚上作个伴儿，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老常调回劳动局当局长，还挂念着小李。小李说他有个弟弟想来新疆找个工作，老常一口应承。就这样，钱宗仁代替李金云的弟弟来阿克苏了。常局长是个痛快人，见面不到三分钟，把钱宗仁领到劳动局办公室，让一个姓翁的干事替他安排工作。

“你怎么认识常局长的？你和他什么关系？”姓翁的干事发问了。钱宗仁不会撒谎，一五一十地讲了。翁干事的脸立刻拉长了：“工作不好安排哟，你有户口吗？能否办来？”“没有户口。恐怕一时也办不来。”“你有什么特长？”“没有。只会劳动。”“那么你去林场开荒种树行不行？”“行。”

钱宗仁来到实验林场后，向同宿舍的工人学舌一番，大家都嘲笑他是个笨蛋：“你不会说你是常局长的亲戚吗，马上可以安排到地区工厂或者机关，户口以后慢慢办嘛，你也太傻了。”钱宗仁或许

这辈子也学不会为自己打小算盘，他已经很满足了，只要政治上不再受歧视，他就是由地狱进了天堂，再吃苦受累他也心甘情愿。

“傻瓜，你书读得再多也成不了作家！”后来，“傻瓜”竟变成了钱宗仁的爱称。

钱宗仁神秘地笑了。他没有足够的过冬的衣服，没有被褥，这些都不放在小伙子心上，要紧的是找一个墨水瓶做油灯，他要学习，要写作。钱宗仁在阿克苏报上发表的散文，在新疆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开荒队的姑娘》《认识》，都是在这小油灯下写出来的。

钱宗仁的才干开始被林场的领导看重，场里成立了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钱宗仁写了不少文艺节目，什么相声、快板、小话剧，以后又让他当了保管员，生活过得挺有意思，时间流逝得很快。时间，像一个生活的医生，它能使心灵的伤口愈合，使绝望的痛楚消灭，阿克苏的土地够肥沃的，不信长不出红花绿草。钱宗仁在这块土地上落脚了，扎根了。

大约是1965年，不少工人嫌林场工资低，生活又艰苦，跑掉了。帐篷里只剩下钱宗仁和另一个工人。专区“四清”工作队的何组长到林场检查工作，发现钱宗仁床上贴着一首诗：“谁言塞外不荒凉，风沙帐，尘土床。中华儿女，有志此中央。想得江南风景好，挥汗水，改新装。亲人岂可不思量，话心肠，寄爹娘，扎得根深，此地是家乡。望我成材如树木，宜红柳，宜白杨。”

老何连声称好。他在大会上表扬了钱宗仁。信任，又使钱宗仁那颗倍受磨难的心受不住了。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在缩短，他向老何全盘托出——家庭的历史、个人的遭遇。老何深表同情，建议钱宗仁趁“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到原籍甄别家庭成份。宗仁当时无钱回家，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寄到湖南省委“四清”工作队总部，没想到，在动乱岁月中竟成了他为家庭成份翻案的罪名。这是一根十分敏感的神经。湘乡长丰公社连续九次发函阿克苏实验林场，要求把